

我要為妳…

六月微風拂過小草，穿過樹梢，一點一滴地吹進虎頭埤，輕輕地灌進埤心，低喃、慇懃、鼓舞、催促，抑或召喚地掀起陣陣漣漪，在陽光的金暉點點閃閃，輝映成一條如光的大道。於是，我們在這。

這些年，每回到台南訪友，回程前照慣例地一定得到虎頭埤風景區晃上一圈，就跟餐後要來分甜點做一完美結束那般。

「當我說出天堂在哪裡，天堂就不再是天堂了。」友人笑語中，也透露出該不該公開私藏秘境的矛盾。

「來不及了，我已經知道了。」我笑說。

步上俗稱的「山線」芬多精步道，夾道兩側相思樹林蔭交錯其上，蔚然行成碧綠拱門，尚未踏進，立刻感受到一種幽靜與恬適氣息，領著我從囂嚷的都會進入安詳山林，更掠去纏繞在我身上的凡塵庸俗氣味。

我腳步很輕，踏上在蒼鬱的樹林裡，宛如蜿蜒灰色蛟龍的步道上，享受無意在樹縫間瀉下的金芒，隱隱閃爍間滅逝於身後；抬頭間，瞥見一隻戢翼斂翅的鳥兒停棲在樹梢上，迎風佇立，帥氣極了；一個拐彎，走進了一條小徑，恰見碧綠的灌木叢正沐浴著燦亮和煦的日光。

「我願日日夜夜守在你身旁，看你發芽、看你開花。」友人誠摯地對她們訴說。在這，少了複雜心思，我們回到最純粹原始的真誠。

再往前，是一段被阿勃勒落英鋪成金黃階梯，我小心翼翼每一步都踩得謹慎，深怕傷及那一地的落英。緩爬上坡後，茂密林木一過，四周陽光乍現，氣色透明，遂見整排的阿勃勒齊放，金黃花朵將整個園區烘托得醉人，迷人馨香也隨風飄來。

看著眼前這一大片蒼鬱樹林、一池埤水，既沒有矯揉造作的氣息和傲慢的氣焰，也沒有人工俗麗，宛如素顏女子，蹙額皺眉間，自然流露出諧調的風情，雖然不是最完美的，卻絕對是獨樹一格。

不知不覺間，袖緣已被空氣中彌漫的薄薄水氣，濡濕了，也就這樣一點一滴滲透入我心底，並甘願被俘虜。

在林區兜轉了一圈後，我們繼續往前，走向「海線」的環湖步道，經過車道，幾個孩子踩著腳踏車蛇行來，開心咯咯笑，沉醉在甜甜的微風和美好人生裡，逍遙自得。

清澈的埤水將周遭的林木映出一片柔和的翠綠，風吹來，處處反射著激盪的水光。

「虎頭凝紫日西斜…」我唸起水畔大石上詩人王則修的〈虎頭倒影〉，詢問友人，「要不要也為虎頭埤做首詩呢？」

「先讓我為她畫幅畫…」友人便滔滔說起虎頭埤在他畫布上的模樣。

友人的調色盤說簡單也不簡單，各種綠色，從墨綠、深綠、青綠、到黃綠，但單單要把色系透視和調勻就足以讓人感慨虎頭埤天工的偉大了，更別說不同時節、天候的自然光線或霏霏細雨加入，而頓增璀璨、朦朧之感。

就在友人為虎頭埤做了一幅畫後，打趣地對我說，「或許妳可以是張達修2.0。」

雖說，我也和詩人張達修一樣，因摯友喜愛虎頭埤，也因此戀虎頭埤的美，但可惜的是「我不會寫詩…」我感到非常抱歉地垂下頭，「不過…我可以投票。」

「投票？」友人一臉狐疑。

「臺灣新八景，我會投虎頭埤一票，」我一副堅定不已樣，遙想著，「不，很多票…」

昭和二年，繼日本八景票選後掀起一陣觀光潮後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也跟著辦起「臺灣新八景」票選活動。

這麼重要的活動，我當然也趁此把最能代表臺灣自然景色的「虎頭埤」推廣給眾人知道。所以夜裡，我挑燈坐在案前，提筆在一張張明信片上寫下「虎頭埤」，筆墨淡了，再加墨水；手痠了，使勁甩兩下再繼續。不僅如此，我還號召了一票親友來幫忙，每個人神情專注，振筆寫著，直到天光亮，雞啼了，才伸伸腰，打了個呵欠。

清早，我便提著一疊疊的明信片至郵便局，寄出的同時，又扛回一疊疊空白的明信片。

「今天的目標，三千張。」我說，也不忘幫大家打氣，握起雙

拳，精神奕奕喊著，「加油！」

翻開周末報紙，找出每周統計票數，激烈的票數、驚險的差距，教我眉頭一蹙，「看來，其他地方也全動員了，非常積極在催票……」

「怎麼辦？」友人問。

「要贏，唯一的方法是……」我將數疊的明信片搬上桌，「更努力地寫信投票！」

於是，我又邀來新化街居民，一塊進入沒日沒夜的書寫模式。

「臺灣新八景」票選公布那日，我和大家都體會到努力不見得可以嚐到甜美果實，但至少「虎頭埤」引起大眾關注了；又儘管「虎頭埤」沒被選進新八景中，倒也被列入「十二勝」之一，為此，我們雀躍不已，為慶祝也為慰勞近日來的辛勞，於是我們在新化街上舉辦了一場「當選祝賀會」，更邀來眾人一起歡慶。

爾後，因票選活動所產生的熱潮，加上鐵路竣工，虎頭埤吸引不少人來訪，更有飽讀詩書之士。

「他們將觀覽虎頭埤山水景物的經驗化為詩作，一篇篇的古典詩更為這增色不少。」我說。

友人笑了，帶著滿意那種。

陣陣清脆笑聲從湖的那一頭傳來，同時歡樂氣氛也流向這一頭，並將所有人包圍在當中。再走近，看到陽光斜斜灑在戲水的男女老少身上，各個笑得燦爛，也讓我們停下腳步。

太陽漸漸偏西，伴隨著色彩繽紛的霞光，映在水面上，使虎頭埤展現出多變的風情，我著迷地觀賞著，直到天色暗了，才甘心回家，並期待下回再訪。